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五十九 南史七十

孝行下

滕曇恭 徐普濟 張悌

沈崇傃 荀匠

杜栖 吉翂

甄恬　趙拔扈
韓懷明　褚修
張景仁　劉景昕　陶子鏘
成景儁　李慶緒
謝藺　子貞　殷不害　弟不佞
司馬暠　張昭　弟乾　王知玄
江兼　徐孝克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

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遇一桑門問
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
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並水
漿不入口旬日感慟嘔血絶而復蘇隆冬不著繭絮蔬
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門外有冬生
樹二株忽神光自樹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
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乃滅遠近道
俗咸傳之太守王僧虔引曇恭爲功曹固辭不就王儉

時隨僧虔在郡號為滕曾子梁天監元年陸璉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曇恭有子三人皆有行業　時有徐普濟長沙臨湘人居喪未葬而隣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隣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絶累日方蘇　又有建康人張悌家貧無以供養以情告隣富人富人不與不勝忿遂結四人作刼所得衣物三刼持去實無一錢入已縣抵悌死罪悌兄松訢稱與弟景是前母子後母唯生悌松長不能教誨乞代悌死景又

曰松是嫡長後母惟生悌若從法母亦不全亦請死母

又云悌應死豈以弟罪枉及諸兄悌亦引分全兩兄供

養縣以上讞武帝以為孝義特降死後不為例

沈崇傃字思整吳興武康人父懷明宋兖州刺史崇傃

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事所生母至孝家貧常傭

書以養天監二年太守柳惲辟為主簿崇傃從惲到郡

還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傃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

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將絶兄弟謂曰殯葬未申遽

自毁滅非全孝道也崇傃悟乃稍進食母權瘞去家數里哀至輒之瘞所不避雨雪每倚墳哀慟飛鳥翔集夜恒有虎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無以遷厝乃行乞經年始獲葬既而廬於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行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噉鹽酢坐臥單薦虛腫不能起郡縣舉至孝梁武聞遣中書舍人慰勉之詔令釋服擢補太子洗馬旌其門閭崇傃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乃除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怛

恨彌甚哀思不自堪未至縣卒

荀匠字文師穎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祖瓊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度淮逢武陵王駿舉義為元凶追兵所殺贈員外散騎侍郎父法超仕齊為安復令卒官匠號慟氣絶身体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每宿江渚商侶不忍聞其哭聲梁天監元年其兄斐為鬱林太守征俚賊為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得全及至家貧不時葬居

父憂并兄服歴四年少出廬戸自括髪不復擳沐髪皆秃落悲哭無時聲盡繼以泣目皆皆爛形骸枯顇皮骨栽連雖家人不復職郡縣以狀言武帝詔遣中書舍人為其除服擢豫章王綜國左常侍匠雖即吉毁顇逾甚外祖孫謙誡之曰主上以孝臨天下汝行過古人故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乃拜竟以毁卒

杜栖字孟山吳郡錢塘人父京産見隱逸

南齊書曰同郡張融與京産相友每相造言論栖常在側融指謂曰昔陳太邱召元方方之為劣以令方古古人何貴

栖善清言能彈琴刺史齊豫章王嶷聞其名辟議曹從事仍轉西曹書佐竟陵王子良數致札接國子祭酒何胤治禮又重栖以為學士掌昏冠儀以父老歸養栖肥白長壯及京産病旬日間便皮骨自支京産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夜不罷哭不食鹽菜每營買祭奠身自看

視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絕而復續嘔血數升時何胤

謝朏並隱東山遺書敦譬誡以毀滅至祥禫暮夢見其

父慟哭而絕初胤兄點見栖歎曰卿風韻如此雖獲嘉

譽不永年矣卒時年三十六當時咸嗟惜焉

吉翂字彥霄馮翊蓮勺人家居襄陽翂幼有孝性年十

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梁天監初父為

吳興原鄉令為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翂年十五號泣衢

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隕涕其父理雖清白而恥為

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玢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異之尚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敕廷尉蔡法度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乃還寺盛陳徽纆厲色問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否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為人教姓名是誰若有悔異亦相聽許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之可畏顧諸弟幼藐唯囚為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胷臆上干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

邪

梁書曰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回二

法度知不可屈更和顏誘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

釋亮覩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

奚以此妙年若求湯鑊翂曰凡鯤鮞螻蟻尚惜其身况

在斯人豈願齏粉但父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

延父命

梁書曰令瞑目引領以聽大戮情殫意極無言復對

翂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翂弗聽曰翂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以聞帝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欲以歲首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翂有靦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十七應辟為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朞月風化大行自雍還郢湘州刺史柳忱復召為主簿後秣陵鄉人裴儉丹陽郡守臧盾揚州中正張仄

連名薦瑚以為孝行純至明通易老敕付太常旌舉初
瑚以父陷罪因成悸疾後因發卒
甄恬字彦約中山無極人世居江陵數歲喪父哀感若
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
嘗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其形
貌則父也時以為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
墓側恒有鳥玄黄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
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

旌表門閭加以爵位官安南行叅軍
趙掞扈新城人兄震動富於財太守樊文茂求之不已
震動怒曰無厭將及我文茂聞其語聚其族誅之掞扈
走免亡命聚黨至杜樹呪曰文茂殺掞扈兄今欲報之
若事克斫樹處更生不克即死三宿三枿生十丈餘人
問傳以為神附者十餘萬既殺文茂轉攻傍邑將至成
都十餘日戰敗退保新城求降
愚按掞扈亦有至情節取之可也

文茂黎州刺史文熾弟襄陽人

韓懷明上黨人客居荆州十歲母患尸疰每發輒危懷明稽顙祈禱於星下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永差無勞自苦未曉母愈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賻助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麻俱師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虬家人荅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已亡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無虞丘之恨矣家貧肆力拱井

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以壽終懷明水
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
馴押若家禽服釋乃去及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所改
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褚修錢塘人其父仲都善周易為當時冠梁天監中歷
五經博士修少傳父業武陵王紀為揚州引為宣惠咨
軍兼限內記室修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
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每號慟輒嘔血遂以毀

卒

張景仁廣平人父梁天監初為同縣韋法所殺景仁時八歲及長志在復讎普通七年遇法於公田渚手斬其首祭父墓事竟詣郡自縛乞依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於州時簡文在鎮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蠲其一戶租調以旌孝行

又有河東劉景昕事母孝謹母常病癖三十餘年一朝而瘳鄉里以為景昕誠感判州刺史湘東王辟為主簿

陶子鏘字海育丹陽秣陵人父延尚書比部郎兄尚宋末為倖臣所怨被繫子鏘公私緣訴流血稽顙行路嗟傷逢謝超宗下車相訪同入縣詣建康令勞彦遠曰豈忍見人昆季如此不留心彦遠感其言兄得釋母終居喪盡禮與范雲隣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改色欲相申薦會雲卒初子鏘母嗜蓴母没後恒以供奠梁武義師初至比年冬營蓴不得子鏘痛恨慟哭而絶久乃蘇遂長斷蓴味

成景儁字超范陽人父安樂魏淮陽太守梁天建六年常邕和殺安樂以城內附景儁謀復讎因殺魏宿預城主以地南入普通六年邕和為鄱陽內史景儁購人刺殺之未久重購邕和家人鴆殺其子弟噍類俱盡武帝義之每為屈法景儁家讎既雪每思報効後除北豫州刺史侵魏所向必推其智勇時以比馬仙琕兼有政績見懷北豫州吏民樹碑紀德卒謚忠烈

李慶緒字孝緒廣漢郪人父為人所害慶緒九歲而孤

爲兄所養日夜號泣志在復讐投州將陳顯達仍於部伍白日手刃其仇自縛歸罪州將義而釋之梁天監中爲東莞太守丁母憂去職廬于墓側每慟嘔血數升後爲巴郡太守號良吏累遷衛尉益州一二百年無復貴仕慶緒自念承恩過遲便欲西歸尋徙太子右衛率未拜卒

謝藺字希如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八世孫父經北中郎諮議參軍藺五歲時父未食乳媪欲令先飯藺終不

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曾子之流事君藺生之匹因名曰藺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服闋吏部尚書蕭子顯嘉其至行擢為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參軍時甘露降上林館藺獻頌武帝嘉之有詔使製北兗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奉詔令製宣城王大器奉述中庸頌後為兼散騎常侍使魏會侯景入附境上交兵藺母既慮不得還感

氣卒及簡還入境夜夢不祥旦便投牒馳歸及至號慟嘔血氣絶久之水漿不入口每哭眼耳口鼻皆血流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子貞字元正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若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往往如此母王氏授以論語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為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此兒方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年十二尤善左氏春秋工草隸蟲

篆十四丁父艱號頓於地絶而復蘇者數矣初貞父蘭以憂毀卒家人賓客憂貞復然從父洽族兄暠乃共請華嚴寺長爪禪師為貞說法仍譬以既無兄弟母須侍養不宜毀滅乃少進饘粥及魏容江陵入長安暠逃難番遇貞母出家于宣明寺及陳武受禪暠還鄉里供養貞母將二十年初貞在周嘗侍周武帝愛弟趙王招讀招學禮之聞其獨處必晝夜涕泣私問知母在鄉乃謂曰寡人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供養後數年招果出

因辭面奏貞至孝而母老請放還武帝奇招仁愛遣隨聘使杜子暉歸國是歲陳太建五年也始自周還時始興王叔陵為揚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為記室辟貞為府錄事參軍領丹陽丞貞知叔陵有異志因與卓自踈每有宴遊輒以疾辭未嘗參預叔陵雅重之弗罪也及叔陵肆逆唯貞與卓不坐再遷南平王友掌記室事府長史汝南周確新除都官尚書請貞為讓表後主覽而奇之及問知貞所作因敕舍人施文慶曰謝貞在王

家未有禄秩可賜米百石以母憂去職頃之敕起還府
累啟因辭敕不許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
陳書曰時尚書右丞徐祚尚書左丞沈客卿俱候貞
見其形體骨立寬喻之貞因更感慟氣絶良久二人
亦涕泣不自勝及出祚謂客卿曰信哉孝門有孝子
吏部尚書姚察與貞友善及貞病篤問以後事貞曰孤
子釁禍所集將隨灰壤弱兒靖年甫六歲情累所不能
忘敢以為託是夜卒後主問察曰謝貞有何親屬察以

靖答即敕長給衣糧初貞之病有遺疏告族子凱曰吾氣絶後若依僧家尸陁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為獨異可用薄板周身載以露車覆以草席坎山次而埋之又靖年尚小未閑人事但可三月施小床設香水盡卿兄弟相厚之情即除之無益之事勿為也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父高明梁尚書兵部郎不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由是少知名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劇備至士

大夫以篤行稱之年十七仕梁為廷尉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家名法有輕重不便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大同五年兼通宮通事舍人時朝政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梁武帝甞謂肩吾曰卿文學之士吏事非卿所長何不使殷不害來邪其見之如此簡文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氊席被褥單複畢備侯景之亂不害從簡文入臺及臺城陷簡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兵入朝陛見過謁簡文景兵士皆羌胡

衛突左右甚不遜侍衛者莫不驚恐辟易惟不害與中
庶子徐摛侍側不動簡文為景所幽遣人請不害與處
景許之不害供侍益謹梁孝元立以不害為中書郎兼
廷尉卿魏平江陵失母所坐時甚寒雪凍死者填滿溝
壑不害行哭尋求聲不暫輟過見死人溝中即投身下
扶捧視之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七日始得母骸憑之
而哭每輒氣絶行路皆流涕即江陵權殯與王褒庾信
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太

建七年自周還陳除司農卿遷晉陵太守在郡感疾詔
以光祿大夫徵還後主即位加給事中初不害之還也
周留其長子僧首因居關中禎明三年陳亡僧首來迎
不害道卒年八十五不害弟不佞不佞字季卿少立名
節居父喪以至孝稱好續書尤長吏術梁承聖初為武
康令時兵荒飢饉民皆流移不佞循撫招集繈負至者
以千數會魏克江陵而母卒道路隔絶久不得奔赴四
載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為居喪禮陳武帝受禪除

婁令至是第四兄不齊始於江陵迎母喪柩歸葬不佞居處之節如此始聞問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栢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文帝時遷東宮通事舍人廢帝嗣立孝宣為太傅録尚書輔政甚為朝望所歸不佞素以名節自立又受委東宮乃與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尚書左丞王暹等謀矯詔出太傅衆人猶豫未敢先發不佞乃馳詣相府面宣詔旨令相王還第及事發仲舉等遇禍相王雅重不佞特赦之免官而

已

愚按北史分孝行節義爲二南史合之若不倭可謂兼其二矣

及即位累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官不倭兄不占早亡事寡嫂張氏甚謹所得禄俸不入私室

司馬暠字文昇河内温人高祖柔之以南頓王孫紹齊文獻王攸後父子産位岳陽太守暠幼聰警有至性年十二丁内艱哀慕過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每慟必

問絶父每喻令進粥然後毀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入問訊梁武帝見其羸疾歎息久之字其小字謂其父曰昨見羅兒面顏顦顇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為有子矣後累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毀愈甚廬于墓側日進薄粥一升墓在新林連山阜舊多猛獸咼結廬數載豺虎絶迹常有兩鳩栖宿廬所馴狎異常承聖中除太子庶子魏克江陵例入長安而梁宗屠戮太子殯失所及周受禪咼以宮臣抗表求還江陵改葬辭甚酸切而周

朝優詔答之

陳書載周詔曰昔主父從戮孔車有長者之風彭越就誅欒布得陪臣之禮庶子鄉里已改猶懷送往之情始驗忠貞方知臣道

即敕荆州以禮安厝陳太建八年自周還孝宣特降殊禮歴通直散騎常侍太中大夫卒有集十卷子延義字希忠少沉敏好學初隨父入關丁母憂喪過于禮及高還都延義乃躬負靈櫬晝伏宵行冒履冰霜手足皸瘃

至都遂至學廢數年乃愈位司徒從事中郎

張昭字徳明吳郡吳人幼有孝性父熯常患消渴嗜鮮魚昭身自結網捕魚供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好學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綿帛不食鹽酢日唯食一升麥屑粥每一感慟必致歐血隣里聞之皆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卒兄弟六年哀毀形容骨立家貧未得大葬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絶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不就兄弟並因毀成疾昭一

目失明乾亦中冷若癖年並未五十終于家子肖俱絶孝宣帝時有太原王知玄者僑居會稽剡縣居家以孝聞及丁憂哀毀卒帝嘉之改所居青苦里為孝家里

江兼濟陽考城人父從簡少有文情年十七作采荷調以刺何敬容為時所賞位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為任約所害兼叩首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見殺天下痛之

徐孝克東海郡人有口辯能談玄理性至孝遭父憂殆

不勝喪事所生母陳氏晝就養之逼梁末侯景寇亂郡邑大饑孝克養母饘粥不給妻東莞臧氏領軍將軍盾女甚有色孝克謂曰今饑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卿與當世人望彼此俱濟於卿如何臧氏弗許時孔景行為侯景將富於財孝克密遣媒陳意景行多從左右逼迎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遺母孝克又剃髮為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充給臧氏亦深念舊恩數私致饋餉故不乏絕後景行戰死臧氏伺孝克途中累日乃

見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為相負今既得脫當歸供養
孝克嘿然於是歸俗更為夫妻後東遊居錢塘佳義里
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旦講佛經晚
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天嘉中除剡令非其好也
尋去職太建四年徵為秘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
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孝宣甚嘉其操行後為國子祭
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食散膳羞當前者皆為損
減帝密記之問中書舍人管斌斌自是伺之見孝克取

珍果納紳帶中絨當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遺母絨以啓帝嗟歎良久乃敕自今宴享但孝克前饌並遣將還餉母時論美之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百司陪列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禎明元年入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閤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弟一即都官省西抵閤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夜昏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出須臾復沒或門

閤自開閑居者多死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即居之經兩載妖變皆息時人咸謂貞正所致孝克性清素好施惠故不免饑寒後主敕以石頭津稅給之孝克悉用設齋寫經隨得輒盡二年為散騎常侍侍東宮陳亡隨例入長安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米為粥不能常辦母亡後孝克遂常噉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之悲泣終身不復食開皇十二年長安疾疫隋文帝聞其名行詔至尚書都堂令講金剛般若經授國子博士後

侍東宮講禮傳十九年以疾卒年七十三臨終正坐論佛室內有非常香氣鄰里皆驚異子萬載太子洗馬

論曰自澆風一起人倫毀薄蓋抑引之教導俗所先變[illegible]勸獎是以漢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膏腴若使孝立閨庭多發溝畎以此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恥乎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一

明 李清 撰

南史七十一

八入

卜天與 子伯宗 伯與 弟天生

何慧文

賈襲宗

袁淑 袁粲

劉秉 弟韞 韞弟述

沈攸之 臧寅 邊榮 程邕之 宗儼

王蘊 裴顗

卭冠先 荀丕

劉思忌 董僧慧 陸超之

蕭子晉 子游 顏見遠 子協

蕭會理 乂理 蕭確 族人駿

蕭推 韋粲

陳昕 張嵊

楊孝辨父子

張偉吳郡吳人少有操行晉恭帝先封瑯邪王為其國郎中令從王至洛還東郡王即帝位二年禪于宋降封零陵王宋武心忌王封藥酒一罌付偉使密加酖害偉受命歎曰酖君求生不如死乃自飲而卒

愚按偉宜入晉書姑附此以著宋惡

卜天與吳興餘杭人父名祖宋武帝聞其有幹力召補隊主從征伐封關中侯天與善射弓力兼倍容貌嚴毅

笑不解顔文帝以其舊將子使教皇子射元嘉二十九年為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元凶入弑事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謝天與不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為天與罵曰殿下常來去云何即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劭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乃見殺其隊將張弘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同出拒戰並死孝武即位贈天與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謚壯侯

宋書載詔曰日者逆豎犯蹕釁變卒起卜天與提戈赴難挺身奮節斬殪凶黨旋受虐刃勇冠當時義侔古烈宜加甄贈以旌忠節

車駕臨哭弘之等各贈郡守給天與家長稟子伯宗殿中將軍明帝泰始初領幢擊晉安王子勛黨於赭圻戰沒伯宗弟伯興官至南平昌太守直閤領細仗隊主昇明元年與袁粲同謀被害天與弟天生少為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坑廣二丈餘十人共躍之皆度唯天生

墜天生乃取實中若竹剗其端使利交横坑内更呼等類共躍並懼不敢天生復躍之

宋書載天生語曰我向已不渡今者必墜此坑中丈夫跳此不渡亦何須活

往反十餘曾無留礙衆共歎服以兄死卽爲武所留心

宋書曰天生以龍驤將軍隸沈慶之攻隨王誕於廣陵城天生推車塞塹率數百人先登西北角徑至城下賜布千匹

大明末為弋陽太守明帝太始初與殷琰同事被斬

愚按伯與忠於宋室故同袁粲之謀何得言伏誅天生忠於孝武故同殷琰之舉亦不得言同逆各為其主俱是忠臣天與有此子弟可謂異行同道矣今改伏誅曰遇害又改同逆曰共事

何慧文不知何許人鄧琬等奉晉安王子勛稱帝尋陽慧文將為之用其母苦禁不從母乃携女歸江陵遽嫁之衡陽內史王應之率郡文武五百許人襲慧文於長

沙徑至城下慧文率左右出戰應之勇氣奮發擊殺數人遂與慧文交手戰斫慧文八創慧文斫應之斷足殺之及琬徵慧文赴尋陽已發長沙數行百里聞湘東國侍郎虞洽起兵乃還攻洽復破走之及尋陽已平明帝特加原宥令吳喜宣旨赦之慧文曰既委職晉安又害應之天網雖復恢恢何面目見天下之士和藥將飲門生覆之乃不食死

賈襲宗淮南定陵人晉安王子勛稱帝尋陽先為子勛

將劉胡所得後率二十人投沈攸之攸之言於建安王休仁休仁板為司徒參軍督護使還鄉里招集為胡所擒以火炙之問臺軍消息一無所言瞋目謂胡曰君稱兵內侮窺覦神器未聞奇謀遠畧而為炮烙之刑僕以身奉義死亦何有胡乃斬之時有前軍典籤范道興明帝舊隷志不同琬為琬所殺贈員外散騎侍郎

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湛謂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為姑夫王弘所賞博涉多通

不為章句學文采遒豔縱橫有才辯彭城王義康命為司徒祭酒義康不好文學雖外相禮接義好甚疎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己而淑不為改意大相乖失淑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尋以久疾免官元嘉二十六年累遷尚書吏部郎其秋大舉北侵從容曰今當席卷趙魏檢王岱宗願上封禪書一篇文帝曰盛德之事我何足當之出為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淑始到府濬引見謂曰不意舅

遂垂屈佐淑答曰朝廷遣下官本以光公府望耳還為御史中丞時魏軍南侵至瓜步帝使百官議防禦術淑

上議其言甚誕

宋書載淑議曰臣聞函車之獸離山必斃絶波之鱗宕流則枯頃羯寇遺醜趨致畿甸情屈力殫氣挫勇竭由將有工拙故士少鬬志遂使潞子入侵伊川來擾滕書有渭陰之廹懸烽均咸陽之儆今虹見萍生土膏脉動津陸陷溢店禍薦興蒭藁已殫米粟莫繼

所謂棲烏烈火之上養魚叢棘之中或謂拯扼閫城舊史為允棄遠涼土前言稱非限此要荒猶弗委割況聯被京國咫尺神甸數州摧掃列邑殲夸山淵反覆草木塗地今兵賦千乘井牮萬戶家競戰心人懷鋭志謂宜懸金鋪印要壯果之士幣甘辭招摧決之將舉薦板禁抽登臺皂賞以焚書報以相爵戎貪而無謀肆而不整宜選敢悍數千鷙行潛掩旌譟亂舉火鼓四臨使景不暇移塵不得起無不禽鍛獸讋冰

解霧散如有決罣漏網逸巡逗穴命淮汝戈船遏其遯徑宄部涇卒梗其歸塗必將隻輪不返戰轄無旋矣今衆賈拳勇而將術疎怯意者稔泰日久承平歲積家緩餽戰之勤朝乏閱訓之禮以至斯與若乃誠感泉雨勇通金石氣攝飛賁知窮苴起則宜拔過寵貴之上褎升戚舊之右出得專譽使不稟命降席折節同廣武之請設壇致禮均淮陰之授必有要盟之功竊符之捷況乃李喬暴狠內外侮棄蠱必感利勢

必携離且徠澤故俗遲土嬰綫剪馬幽播折首凶狡是猶眇者願朋痿人思步多縱反間泪感心耳啗以連卒餌以析壞罄筆端之用展辭鋒之鋭俯禹土分枝幹瓦裂故燕樂相侮項范交疑矣臣出納宸禁游息明代見塗有遺鏃釁未息鋒鏑吐涼讖少酬閫施

愚按本史稱敞言誕故不錄然人則忠臣謀則志士故予節其大畧存于篇

淑喜誇每為時人所嘲始與王濬嘗送錢三萬餉淑一

宿復遣追取謂為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曰聞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以為非之况密邇旬次何其裒益之亟也竊恐二三諸侯有以覲大國之政遷太子左衛率元凶將為逆其夜淑在直呼淑及蕭斌等流涕告曰

宋書載劭言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省內無過不能

受枉

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淑斌並曰自古無此願加

善思勔愍斌懼曰謹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時嘗患風或疾動耳勔愈愍因問曰事當克否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旣克後不容天地大禍亦旋至耳頗急息之勔左右引淑衣曰此是何事而可言罷勔因起賜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錦裁三尺為一段中又裂之分斌與淑及左右使以縛袴褶淑出還省繞床至四更乃寢勔將出已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起勔停車奉化門催呼相續徐起至車後

劭使登車辭不上劭命左右殺之奉化門外槐樹下劭
即位追贈太常孝武即位贈侍中太尉謚忠憲
宋書載詔曰淑厲辭叱逆氣震凶黨虐刃交至取斃
不移興言嗟悼無廢乎心宜在加禮永旌宋有臣焉
又詔淑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綽卜天與四家長給廪淑
集傳于世諸子並早卒猶子粲字景倩父濯揚州秀才
早卒粲幼孤祖母哀之名之愍孫伯叔並當世榮顯而
愍孫饑寒不足母琅邪王氏太尉長史誕女躬事績紡

以供朝夕愍孫少好學有清才隨伯父洵為吳郡擁弊衣讀書足不踰戶其從兄顗出遊要愍孫輒稱疾不動叔父淑雅重之語子弟曰我門不乏賢愍孫必當復三公或有欲與顗婚顗父洵曰顗不堪政可與愍孫婚耳愍孫在坐流涕起出早以操行見知宋孝武即位稍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侍中孝建元年文帝諱日羣

宋書不言文帝諱日但云世祖率當依宋書不然文帝賢帝賢而慘弑臣民同悲觀槩它日以忠死豈忍

進魚肉食者

羣臣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愍孫别與黄門郎張奄
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奉法素謹密白孝武帝使
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並免官大明元年復為侍中領
射聲校尉三年坐納山陰人丁承文貨舉為會稽郡免

廉免官

史糾曰景倩志操立于童年胡至此入之多言訾䜩

黙壁書吏之誣猶衆口也愚謂即衆有之亦宜為

忠臣諱而况必無此恐褚淵等文其過掩己罪耳噫

粲納貨而方孝孺叩頭矣

七年累遷轉吏部尚書左衛如故其年皇太子冠帝臨

宴東宮與顏師伯柳元景沈慶之等并樗蒱愍孫勸師

伯酒師伯不飲愍孫因相裁辱曰不能與佞人周旋師

伯見寵於帝帝常嫌愍孫以寒素陵之因此發怒曰袁

濯兒不逢朕員外郎未可得乃敢寒士遇物耶將手刃

之命引下席愍孫色不變沈柳并起謝久得釋出為海

陵太守廢帝即位愍孫在郡夢日墮其胸上因驚尋被
徵管機密歷吏部尚書侍郎驍衛將軍愍孫峻於儀範
廢帝裸之廹使走愍孫雅步如常顧曰風雨如晦雞鳴
不已明帝泰初元年為司徒左長史南東海太守愍孫
清整有風操自遇甚尚嘗著妙德先生傳續嵇康高士
傳後以自況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氣志深虛姿神清
映性孝履順棲沖業簡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
藝皆汎識其大歸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

聲迹晦其心用扉門常掩三逕裁通雖楊子寂漠嚴叟沉冥不是過也修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并狂反謂國主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矣幼慕荀奉倩為人明帝立改為粲字

景倩其外孫王筠又云帝多忌諱反語袁愍為殞門帝意惡之乃令改焉二年遷領軍將軍仗士三千人入六門其年徙中書令領太子詹事三年轉尚書僕射尋領吏部五年加中書令又領丹陽尹粲負才尚氣愛好虛遠雖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遥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不適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欵然俄車騎羽儀至門方知是袁尹又嘗步

祿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酬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相見嘗作五言詩言訪迹雖中宇循寄乃滄洲蓋其志也七年為尚書令初粲忤於孝武其母候乘輿出負塼叩首流血塼碎傷目自此後粲與人語有誤道眇目者輒涕泣彌日嘗疾母憂念晝寢夢見父容色如平生與母語曰愁孫無憂將為國家器不患沉沒但恐富貴終當傾滅耳母未嘗言及粲貴重恒懼傾滅乃告之粲故

自挹損帝臨崩粲與褚淵劉勔并受顧命加班劍二十人給鼓吹一部後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元徽元年丁母憂葬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祖日及祥詔衛軍斷客二年桂陽王休範為逆粲扶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吏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謂諸將曰寇賊已逼衆情離阻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當與諸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

出戰賊即平殄事寧授中書監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以揚州廨為府固不肯移三年徙尚書令衛軍開府如故幷同辭服終乃受命加侍中又不受時粲與齊高褚淵劉秉遞日入直平決萬機粲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素寡往來門無雜賓及受遺當權閑居高卧談客文士所見者不過一兩人耳至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如故齊高既居東府故使粲鎮石頭粲

素静退每有朝命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詔移石頭即便順旨有周旋人解望氣謂粲曰石頭氣甚凶往必有禍粲不答又給油絡通幰車伏士五十人入殿時齊高方謀革命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將密圖之劉秉宋氏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藴太后兄子好武事皆與粲結諸將帥黄回任侯伯孫瓘王宜興彭文之卜伯興等亦與粲合昇明元年荆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入討齊高詣粲粲稱疾不見粲宗人表達以為不宜示異同

粲曰彼若叔我入臺便無辭拒如此不復得出矣時齊高入屯朝堂秉從父弟領軍將軍韞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為直閤黄回諸將皆率軍出新亭粲剋日謀矯太后令韞伯興率宿衛兵攻齊高於朝堂回率軍來應秉候伯等并赴石頭事泄

宋書曰其日秉恇擾不知所為晡後便束裝未暗載

婦女席卷就粲由此事洩

先是齊高遣將薛淵蘇烈王天生等領兵戍石頭云以

助粲實禦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則爲直閤與伯與共摠禁兵王蘊聞秉以奔歎曰今年事敗矣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薛深等據門射之蘊謂粲已敗便散走齊高報敬則即害蘊幷伯與又遣軍主戴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秉與兒踰城出粲還坐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挺身暗往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覺有異大叫抱父乞先死兵士莫不隕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啟

云臣義奉大宋募名兩畢令便歸魂墳壠永就山丘僧静
幷斬之初粲大明中與蕭恵開周朗同車行逢太𧗠開駐
車恵開自照鏡曰無年可仕朗執鏡良久曰視死如歸粲
最後曰當至三公而不終至是如言最字文高時年十七
既父子俱殞左右分散任侯伯等其夜並自新亭赴石頭
後皆遇害粲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曰吾聞
出郎君者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為乎遂抱以首
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

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羝狗戲如平常經年餘鬭場忽見一犬走入其家遇靈慶于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没此犬即袁郎所常騎也齊永明元年武帝詔曰袁粲劉秉並與先朝同獎宋室沈攸之於景和之世特有乃心雖末節不終而始誠可録歲月彌往宜霑優隆於是並命改葬粲省事莫嗣祖粲常所委信與劉秉等宣密謀至是齊高問曰汝知袁粲謀逆何不啟聞嗣祖曰小人無識曲蒙袁公厚恩實不仰負今

日就死分甘官若賜性命亦不忍背梁獨生也戴僧靜勸殺之帝曰彼各為其主遂赦之用為省事梁豫章王歎新出閤中吉用嗣祖為師

愚按嗣祖仕齊則醜仕梁則可

劉秉字彥節宋長沙王道憐後少以宗室清謹見知于孝武弟遐坐通嫡母殷氏養女雲敷殷每禁之及殷亡口血出衆疑遐毒害孝武使秉從弟祗諷秉啓證其事秉曰行路之人尚不應爾今日忝可一門同盡無容奉

勅衆以此稱之後廢帝即位累遷尚書左僕射參選元徽元年領吏部加兵五百人桂陽王休範為逆中領軍劉勔出守石頭秉權兼領軍將軍所給加兵自隨入殿封當陽侯與齊高帝袁粲褚淵分日入直平決機事遷中書令加撫軍將軍及帝廢為蒼梧王秉出集議於路逢從弟韞韞問曰今日之事故當歸兄邪秉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搥胸曰兄肉中詎有血耶今年族矣

觀韞此言豈是凡鄙者益信史言不直

齊高聞而惡之順帝即位轉尚書令時齊高輔政秉知
運祚將遷密圖匡正及沈攸之舉兵齊高入屯朝堂袁
粲鎮石頭潛與秉及諸大將黄回等謀夜會石頭詰旦
乃發秉素怯駭擾不自安再晡後便自丹楊郡車載婦
女盡室奔石頭

宋書曰部曲數百赫奕滿道

臨去婦蕭氏强勸令食秉歘羹寫胸中手振衣自禁其
主簿丁靈衛聞難即入語左右曰今日之事難以取濟

但我受劉公厚恩義無二情及至見粲粲驚曰何遽便來事敗矣秉曰今得見公萬死何恨從弟韞其夜直省內與直閤將軍卜伯興謀共攻齊高會秉去事覺秣陵令劉寶建康令劉遐密告齊高齊高夜使驍騎將軍王敬則收殺之伯興亦遇害粲敗秉踰城走至額檐湖見擒被殺秉子俁嘗賦詩云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風霜早時咸云此為妖句事敗俁與弟陔雖髮被法服同向京口有識於客舍者執送建康獄盡殺之

陶弘景内傳曰侯死人莫敢視獨先生哭其尸躬自
收殯先是侯與江斅褚炫等為順帝四友作宋德頌
連珠七讚當世稱絕至是亡其本先生嘆曰人無愚
知同盡百年所貴身名遺芳寄世惜乎劉生名迹俱
喪
秉既貴士子自非三署不得上方榻時人以此少之其
妻蕭思話女常懼禍敗每謂曰居富貴已足故應為兒
作計秉不從故及禍韞字彥文位雍州刺史侍中領右

衛將軍領軍將軍韞人才凡鄙特為明帝寵任在湘州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玩以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問曰此何人而在輿韞曰正是我其庸底類如此

史糾曰韞於從兄柬謝權知為將族此前識士也前愚後知頓成曰易殊不可解摠之新朝受命故國孫枝憎其秀出無分蒼素悉予惡聲宋書坐諸劉以謀亂李史目彦文為下材雖紀事小異而大歸同病

韞弟述字茂思亦甚庸劣從子俁病篤其父秉毋蕭對之泣述嘗候之便命左右取酒肉令俁進之皆莫知其意或問之荅曰禮云有疾飲酒食肉述又嘗新有緦慘或詣之問其毋安否述曰惟有愁惛次訪其子對曰所謂父子聚麀謂麀爲憂也

宋書曰述爲黄門郎與從弟秉同逆事敗走白山追擒伏誅　愚按韞述兄弟皆能與秉同圖蕭道成以冀復宋何得一凡鄙如史所言皆媚齊曲筆耳何以

知之於其言同逆言伏誅知之

沈攸之字仲達吳興武康人慶之從父兄子也父叔仁為宋衡陽王義季征西長史兼行參軍領隊攸之少孤貧元嘉二十七年魏軍南攻朝廷發三吳之衆攸之亦行及至建鄴詣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以為形陋不堪攸之歎曰昔孟嘗君身長六尺為齊相今求士取肥大者哉因隨慶之征討二十九年征西陽蠻始補隊主新亭之戰身被重創事寧為太尉行參軍

封平洛縣五等侯累遷員外散騎侍郎又隨慶之征廣陵屢有功被箭破骨孝武以其善戰配以仇池步矟事平當加厚賞為慶之所抑遷太子旅賁中郎攸之甚恨之前廢帝景和元年除豫章王子內車騎中兵參軍直閤與宋越譚金等并為廢帝所寵誅戮羣公攸之等皆為用命封東興縣侯明帝即位以例削封尋告宋越譚金等謀反復召直閤會四方叛逆勳兵已次近道以攸之為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軍據虎檻時王玄謨為大

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軍後又駱驛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曰今衆兵同舉而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此敗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殷孝祖爲前鋒都督大失人情攸之内撫將士外諧群帥衆并安之時孝祖中流矢死軍主范潜率五百人投敵人情震駭羣謂攸之宜代孝祖爲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揔統衆軍聞孝祖亡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各率三千人赴

赭圻攸之以為孝祖既亡賊有乘勝心明日若不更攻
則示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為己下軍政不一致敗
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興推重并慰勉之
宋書載攸之謂方興曰今四方并叛國家所保無復
百里之地惟殷孝祖為朝廷倚賴與尸而反朝夕危
心事之濟否惟明旦一戰衆人咸謂吾應統之自卜
幹畧不及卿今相推為統但當戮力耳
方興甚悅攸之既出諸軍主皆尤之攸之曰卿志康關

寇賈事邪吾本濟國家豈計此之升降

宋書曰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共濟艱難豈可

自厝同異

明旦進戰自寅訖午大破敵於赭圻尋進號輔國將軍

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常保等在赭圻食盡子勛大

帥劉胡屯濃湖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舟腹陽覆舟順風

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有異遣人取舟及流查大得囊

米

宋書曰攸之從子懷實為賊帥在赭圻遣親人楊公讃齎密書誘攸之乃斬公讃封書上呈

尋克赭圻遷寧朔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表頤後率大衆來入鵲尾相持旣久軍主張興世越鵲尾上據錢溪

劉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攻濃湖錢溪信至大破敵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顗駭懼急追胡還攸之諸軍悉力進攻多所斬獲

宋書曰初劉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并懼攸之曰

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逃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言惑衆耳勒軍中不得妄動

胡於是棄衆而奔

宋書曰日暮胡引歸鵲尾食盡遣人往南陵迎米為臺軍所破燒其資實

顗亦奔走赭圻濃湖之平也敵軍委棄資財珍貨山積諸將各競收斂唯攸之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毫芥諸將以此多之攸之進平尋陽遷中領軍封貞陽縣公時

劉遵考為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坐謂遵考曰形陋之人

今何如帝問之攸之依實對帝大笑

宋帝曰時四方皆定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請降

遣攸之與張永以重兵迎之安都懼要引索虜攸之

等米船在呂梁為虜所攻覆米船又破運車於武康

攸之等引退為虜所乘又值寒雪士衆墮指十二三

攸之還淮陰免官復求進討不許復歸淮陰虜遣清

泗間人詐告攸之云安都欲降求軍迎接攸之副吳

喜納其說咸謂宜遣千人參之旣而來者轉多喜執
彌固攸之乃集來者告曰薛徐州能爾深副本望但
遣子弟一人來便遣大軍相接君諸人旣有同心能
與薛子弟俱來皆即假君以本鄉縣如其不爾無空
勞往返自此一去不復來其年秋復命攸之進圍彭
城攸之以清泗旣乾糧運不至固執非宜往返者七
上大怒攸之不得已進軍上悔追軍令返已陳顯達
敗於睢口虜追攸之甚急因交戰被矟創衆散南奔

外宜還京輦誰可代者欲以觀其意攸之曰自惟凡
陋戍防一藩討蠻蜒可強充斯任歸還之事伏聽朝
旨朝廷愈憚攸之議遂息
四年建平王景素據京城起兵攸之復應朝廷景素尋
平時有臺直閤高道慶家在江陵攸之初至州道慶在
家牒其親戚十餘人求州從事西曹攸之為用三人道
慶大怒自入州取教毀之而去道慶素便馬攸之與宴
飲廳事前角馬槊道慶槊中攸之馬鞍攸之怒索刃將

梁道慶道慶馳馬而出還都說攸之反狀請三千人襲之朝議慮其事難濟齊高又保持不許楊運長等常相疑畏乃與道慶密遣刺客齎廢帝手詔以金餅賜攸之州府佐吏進其階級時有象三頭至江陵城北數里攸之自出格殺之忽流矢集攸之馬鞍泥後刺客事發廢帝既殞順帝即位加攸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高遣攸之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齎廢帝刳斮之具示之攸之曰吾寧為王陵死不作賈充生尚未即起兵乃

上表稱慶并與齊高帝書推功

南齊書張敬兒傳載攸之與高帝書曰天明之季與足下謬同侍衛分帛而衣等粮而食值景和昏暴心膽形焦吾自分碎首足下亦懼滅族結姻之始實關於厚及明帝龍飛與足下覩過夙眷遇若代臣臨崩之日預在遺託雖復情謝古人粗識忠節撫心仰報期之必死先帝登遐初得吳子順書云足下有廢立事猶奉皇太皇假令云足下獨斷懐抱但冕雖弊不

可承足足下交結左右親行弒逆以免身患卿當謂龍逢比干癡人耳凡廢立大事不可廣謀但表楮遺寄劉又國近戚並居時望若此不與議誰可共披心胸者哉昏明改易自古有之宜啟太后奉令而行當以王禮出第小人無狀遂行弒害使一日荼毒身首分離生自可恨死者何罪乃至不殯流虫在戶自古以來此例有幾衛國微小故有弘演不圖我宋獨無其人撫膺惆悵不能自已人情易反還成嗟悲為子

君者不亦難乎昔太甲還位伊不自疑昌邑過大霍
光荷托尚共議朝班然後廢之猶有湯沐之施論者
不以栩主為名伊尹霍光名高臣節凡是諸事布于
書策卿常言比跡夸叔如何一旦行過桀跖耶聖主
啟運蒼生重造實是披心罄節之日而卿大收官技
劫奪天藏移易朝舊布私黨被甲入殿內外宮閤管
鑰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如此主謝陶庚
行此舉止且朱方帝鄉非親不授足下一旦專縱自

樹兒守臺城父居東府一家兩錄何以異此知卿防
固重複猜畏萬端言以禦遠實防內若德充物望夸
猶可推心共處如其失理乖道金城湯池無所用也
足下苟懷貪惏既無伍員之痛而有賊宋之心吾寧
損包胥之節耶前哲絕交不出惡言但矢名節于胃
心因告別千載放筆增歎公私潸淚太祖出頓新亭
報休之書責其治舟試艦恒以朝廷為旗的秣馬按
劔常願天下有風塵餘多違心之言故不錄　愚按

作齊書者高武後蕭子顯也雖不列此書於攸之傳而存于敬兒傳直哉王孫猶不敢盡沒公論南史反刪之又目數罪為推功何耶

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韞在兩襠角言是宋明帝與己約誓又皇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國家之事一以委公明日遂舉兵其妾崔氏許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為百口作計攸之指兩襠角示之攸之素蓄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三千將發

江陵使沙門釋僧粲筮之云不至都當自郢州還意甚不悅初發江津有雲氣狀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軍上齊高遣衆軍西禦攸之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屢破之

宋書載攸之與武陵王贊書曰下官位重分陝富兼金穴子弟勝衣爵命已及親黨䟽蔌抽席便加耳倦絃歌口厭粱肉布衣若此復欲何求豈不知俛首茍安保養餘齒何為不計百口甘冒危難誠感歷朝之

遇欲報之于皇室耳昧理之徒謂下官懐無厭之願既貫誠于白日不復明心于殿下若使天心喪道忠節不立政復閽門碎滅百兆無恨但高祖王業艱難太祖劬勞日昃卜世不盡七百之期宗社已成他人之有又曰攸之遣中兵參軍公孫方平馬步三千向武昌太守臧渙棄郡投西陽太守王蘊奔於盆口方平因據西陽建康太守張謨率二守千人攻之方平敗走攸之攻郢城久不決衆心離阻會劉攘兵燒營

降郢城衆遂離散攸之斬劉天賜率大衆過江至魯
山諸軍散走
昇明二年還向江陵未至城已為雍州刺史張敬兒所
據無所歸乃與第三子中書侍郎文和至華容之鱴頭
林投州吏此吏嘗為攸之所鞭待攸之甚厚不以往罰
為怨殺豘薦食既而村人欲取之攸之與文和俱自經
於櫟林村人斬首送都或割其腹心有五竅征西主簿
荀昭先以家財葬攸之攸之晩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

事多所記憶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及攻郢城夜嘗風浪米舟沉沒倉曹參軍崔靈鳳女先適柳世隆子攸之正色謂曰當令軍糧要急卿不注意由與城内婚姻邪靈鳳曰荅樂廣有言下官豈以五男易一女攸之懽然意解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真有幹力召不肯至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泰真射殺數人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追者既失之錄其母去泰真既失母乃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

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抑情待士如此初攸之賤
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一小舟出都三人共上
引埭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
豈有是事相者曰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後攸之為郢荆
三州超之廣州刺史景文南豫州刺史景文永明中卒
於光祿大夫攸之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簿宗儼
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為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若
不時舉挫鋭損威

宋書又載寅言曰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拔既傾根本
則郢城豈能自固
攸之不從既敗諸將帥皆奔散或呼寅俱亡寅曰我委
質事人豈可幸其成而責其敗
宋書又載寅言曰我不負公猶公不負朝廷也
乃投水死
宋書曰寅字士若東莞莒人
又倉曹參軍金城人邊榮為府録事所辱攸之為榮鞭

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為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或說其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為同人作賊又不早至耶榮曰沈荆州舉義兵匡國身雖可滅要是宋世忠臣天下尚有直言之士不可目為賊我本不戰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命斬之榮歡笑而去太山程邕之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兵不得行戮謂敬兒曰君入人國先戮義士三楚之人寧蹈江漢死耳

豈肯與將軍同日生乎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

忽謂邊程節義自當特傳以其生生死死皆與攸之相抱不捨故予不忍離之耳

三軍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臧洪及陳容廢立之殞攸之欲起兵問知星入葛珂之對曰起兵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昔桂陽以太白伏時而即舉兵一載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正逢太

白伏時此天合也且太白尋出東方利用兵西方無不利故攸之止不下及後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果敗攸之表檄文疏皆其記室南陽宗儼之辭事敗責之荅曰士為知己豈為君輩所識遂就戮攸之景和中與齊高同直殿省申以歡好齊高以長女義興憲公主妻攸之第三子文和生二女並養之宮中恩禮甚厚及嫁皆得素舊公家營遣焉齊武帝制以攸之弟雍之孫僧昭為公主後

冊府元龜曰雍之與兄攸之異生諸弟中性和謹尤見親愛攸之性吝雖子弟不得妄用財物唯恣雍之所須輙取齋中服飾分與親舊以為常終鎮西將軍荆州刺史

王藴字彥深琅邪臨沂人父楷太中大夫楷人才凡劣故藴不為羣從所禮常懷恥慨家貧為廣德令明帝即位四方叛逆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常誡之曰阿答汝滅我門戶藴曰答與

童烏貴賤異童烏景文長子絢小字荅蘊小字也及事寧封吉陽男歷晉陵義興太守所蒞並貪縱後位給事黃門侍郎桂陽之逼王道陽為亂兵所殺蘊力戰重創御溝側或扶以免事平撫軍長史褚澄為吳郡太守司徒左長史蕭惠開明言于朝曰褚澄開城納賊更為股肱大郡王蘊被甲死戰棄而不收賞罰如此何憂不亂褚淵慙乃議用蘊為湘州刺史及齊高輔政蘊與沈攸之連謀事敗斬于秣陵市

時又有姚道和南齊書曰道和字敬邕後秦主姚興孫父萬壽僞鎮東大將軍降宋武帝卒於散騎侍郎道和出身爲孝武安北行佐頗讀書史常誑人云祖天子父天子身經作皇太子元徽中爲游擊將軍隨高帝新亭破桂陽王休範兵有功爲撫軍司馬出爲司州及沈攸之兵起道和不發攸之使密令隨郡太守劉道宗罷軍及攸之圍郢道和遣軍頓堇城爲郢援攸之事平依例蒙爵賞張敬兒具啟聞齊建元元

年令有司奏道和罪殺之

裴顗字彦齊方明從祖弟顗少有異操泰始中於總明觀聽講不讓劉秉席秉用為參軍昇明末為朝請齊臺建世子裴妃須外戚譜顗不與遂分籍太祖受禪上表誹謗掛冠去遇害

丘冠先字道玄吳興烏程人少有節義齊永明中位給事中時求使柔然尚書令王儉言冠先雖名位未升而義行甚重若為行人則蘇武鄭衆流也于是使柔然柔

然主遹令拜冠先執節不從以刃臨之冠先曰能殺我者柔然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戎狄者我也遂見殺

資治通鑑曰柔然主伏連籌推冠先墜崖死

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十疋雄不受

資治通鑑曰勑雄喪委絕域不可復尋仕進無嫌詣闕上書曰臣父執節如蘇武守死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紀之褒策萬代後誰死社稷建元四年車僧朗銜

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員外郎
南齊書魏虜傳曰太祖建元初未遑外略乃遣後軍
參軍車僧朗使虜問曰齊輔宋日淺何故便登大位
僧朗曰虞夏登庸魏晉匡戴時宜各異豈得一揆又
問南國無齊土何故封齊僧朗曰營丘表海實為大
國今淮海間自有青齊非無地也又問蒼梧何故遂
加斬戮僧朗曰蒼梧暴虐書契未聞武王斬紂懸之
太白何傷于義先是宋昇明中殷靈誕苟昭先亦使

北至是聞齊受禪靈誕謂虜典客曰宋魏通好憂患
是同宋今滅亡魏不相救何用和通及虜寇豫州靈
誕因請為劉昶司馬不獲及僧朗使北虜置之靈誕
下僧朗立席言曰靈誕昔宋使今齊民希魏朝以禮
見處靈誕遂相忿詈謂虜曰使臣不能立朝本朝誠
自慚恨劉昶賂解奉君於會刺殺靈誕虜收誅奉君
殯歛僧朗送喪隨靈誕等南旋厚加贈賻世祖踐祚
昭先具啓聞靈誕下獄死贈僧朗散騎侍郎　愚按

靈誕所言亦似忠于宋者寧北死何南旋然終不免

惜哉

此天朝舊準臣父成例也今僧朗反葬冢塋臣父湮棄絕域語忠烈則亦不謝車論荼苦則彼優而此劇名位不殊禮數宜等乞申哀贈書奏不省

荀丕字令哲穎川人齊武帝奢侈後宮萬餘人宮內不容猶以為未足而豫章王嶷後房亦千餘人丕獻書於嶷極言其失嶷咨嗟良久書荅之又為之減遣後為荊

州西曹書佐長史王秀與其書題之云西曹荀君丕報書曰第五之位不減驃騎亦不知西曹何殊長史且人之處世當以德行稱著何遽以爵高人邪相如不見屈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郢都之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貴孰若秦楚兩王僕以德爲寶足下以位爲寶各寶其寶於此敬宜於是直題云長史王君時尚書令王儉當朝丕又與儉書曰足下建高人之名不顯高人之迹何以書於齊史哉及南郡綱紀

啟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請罪丕丕自申乃免又上書極諫武帝言甚直帝不悅竟於荊州獄賜死徐孝嗣聞其死曰丕縱有罪亦不應殺數千年後其如竹帛何

劉思忌不知何許人齊明帝時為新野太守建武三年魏孝文南伐遣兵攻其城晝夜不息思忌隨宜應接魏人語之曰房伯玉已降何為自取縻碎思忌令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虜語也相持日久食盡煮土為粥以待援兵而雍州刺史曹虎遣軍至均口不敢

進魏純軍李佐攻陷其城縛思忌問曰今欲降未對曰
寧為南鬼不不為北臣遂被殺贈冠軍將軍梁州刺史

愚按綱目不書思忌死事偶遺耳乃發明者誤云以
惡蕭鸞故鸞之篡殺與忌何與故予特撮其事為傳

董僧慧丹楊始熟人出自寒微而慷慨有節義好讀書
甚曉果能反手於背彎五斛弓當世莫有能者明帝將
有異志害高武諸王晉安王子懋以武帝子欲起兵靖
內難僧慧力勸之見子懋傳及子懋遇害明帝所遣王

玄邈知其豫子懋謀執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為主人死不恨矣願至主人大斂畢退就湯鑊雖死猶生玄邈義而許之還具白明帝乃配東冶言及九江時事輒悲不自勝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為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以金假人崎嶇得至僧慧覩書對錢曰此郎君書也悲動卒又陸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為子懋所知子懋誅靖內難超亦與謀及敗明帝腹心于琳之勸其逃亡荅

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邈等以其義欲因將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乃倿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嘉其節厚為殯歛周又助舉柩未出戶柩墜政壓其首折即死聞者以為天道

庯謙不知何許人父恭稷為鎮西司馬東昏末梁師東下謙以新蔡太守鎮盆城聞而笑曰我家世忠貞有殞

死不二耳遂為陳伯之所殺
蕭子晋子游齊長沙王映二子也子晋永元初為侍中
入梁為髙平太守子游州陵侯為黄門侍郎兄弟皆有
異謀並遇害
愚按子晋等圖梁齊志也不得云謀反伏誅作齊書
之蕭子顯以齊孫秉筆梁代故不敢不云然南史何
為不改故予特改入節義亦曰齊孫應然耳
顔見遠琅琊臨沂人晋侍中含六世孫博學有志行初

齊和帝鎮荆州以爲録事參軍及即位以治書侍御史
兼中丞梁武受禪和帝遇害見遠不食發憤數日卒梁
武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豫天下士大夫事而顔見
遠乃至於此子協字子和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稱
博涉羣書工於草隸飛白時吴人范懐約能隷書協學
其書殆過真也荆楚碑碣皆協所書時又有會稽謝善
勛能爲八体六文方寸千言京兆韋仲善飛白並在湘
東王繹府善勛爲録事參軍仲爲中兵參軍府中以協

優於常仲而減於善勛善勛飲酒至數斗醉後輒張目大罵雖貴賤親疎無所擇也時為之謝方眼而肓衿夸坦有士君子之操愶雖家貧素而脩飭邊幅非車馬未嘗出游湘東王出鎮荆州以為記室時吳郡顧愶亦在藩邸與愶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為二愶舅陳郡謝暕卒愶以有鞠養恩居喪如伯叔禮義者甚重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恒辭徵辟游藩府而已及卒孝元歎惜為懷舅詩傷之愶所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

卷行于世其文集二十卷遇火湮滅子之儀之推並早知名皆另見

梁南康王蕭會理字長才父簡王績薨嗣爵會理少聰慧好文史年十一而孤特為武帝所愛衣服禮秩與正王不殊十五為湘州刺史多信左右行事劉納每禁之會理不平譖以贓貨收送建鄴納歎曰我一見天子使使汝等知會理厚送資糧數慰喻令心腹於青草湖為盜殺納百口俱盡眾還都督南兖州刺史太清元年督

衆軍北侵至彭城為魏師所敗退歸本鎮二年侯景圍城會理入援會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應其兄正德外託赴援實謀襲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城陷會理歸鎮侯景遣前臨江太守董紹先以帝手敕召會理其僚佐曰紹先書豈天子意咸勸拒之

資治通鑑曰時紹先衆不足二百皆積日飢疲會理士馬甚盛其僚佐說會理曰景已陷京邑欲先除諸藩然後篡位若四方拒絶立當潰敗奈何委全州資

寇手不如殺紹先發兵固守與魏連和以俟其變會理用其典籤范子鸞計曰天子年尊受制賊𦽠今有手敕召我入朝臣子之心豈得違背且遠處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圖之肘腋遂納紹先紹先入以爲幡麾衆單馬還之至都景以爲司空兼尚書令雖在寇手每思匡復

愚按會理殺劉納不仁禦魏師無能然以每思匡復一念卒死逆手蓋棺論定信然

與西鄉侯歡等潛布腹心要結壯士時范陽祖皓斬董
紹先據廣陵城起義期以會理為內應皓敗辭相連及
侯景矯詔免會理官猶以白衣領尚書令是冬景往晉
熈都下虛弱會理復與族人西鄉侯勸柳敬禮及北兗
州司馬成欽謀之勸字之肅吳平侯景子也敬禮曰舉
大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
故僚三千餘人昨來相知剋期響集計賊守兵不過千
人若大兵外攻吾等內應直取王偉事必有成縱景後

歸無能為也敬禮曰善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建安侯賁以謀告王偉偉遂會理勸及會理弟通理勸弟勔害之通理字仲宣析陽侯勔字文祇東鄉侯時有錢唐褚冕會理之舊亦因於省問事所起考掠千計終無所言會理隔壁聞之遲曰褚郎卿乃為吾政此邪然勿言王偉害會理等冕竟不服偉赦之通理弟乂理字季英生十旬而簡王薨至三歲能言見內人分散涕泣相送問其故或曰此簡王宮人以喪畢去耳乂理便號泣不自

勝諸宮人見之莫不哀感為傳者三人服闋見武帝升殿又悲不自勝帝為之流涕謂左右曰此兒大必為奇士大同八年封安樂縣侯又理慷慨慕立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歎曰一生內當無愧古人博覽多識有文才嘗祭孔文舉墓并為立碑製文甚美及侯景內寇义理聚客赴南兖州隨兄會理入援常身當矢石為士卒先城陷又隨會理還廣陵因入齊為質乞師行二日會景遣董紹先據廣陵遂追獲之防嚴不得

與兄相見乃偽請先還都入辭母因謂其姊固安公主曰事既如此豈可合門受斃兄若至願使善為計勉之勿以吾為念也家國阽危雖死非恨前途亦思立効但未知天命何如耳至都以魏降人元貞忠正可以托孤乃以王柄扇贈之貞恠不受乂理曰後當見憶會祖皓起兵乂理奔長蘆

梁書曰收衆得千餘人其衆有應景者因間劫會理衆遂駭散

為景所害貞始悟前言往收葬焉

蕭確字仲正梁邵陵王綸子確少驍勇有文才尤工楷隷公家碑碣皆使書之除秘書丞武帝謂曰為汝能文所以特有此授大同二年封為正階侯後徙封永安常在第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以為狂左右或進諫確曰聽吾為國家破賊使汝知之鍾山之役確所向披靡羣賊憚之確每臨陣對敵意甚詳贍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驟往返不以為勞諸將服其壯勇軍敗賊使員砲不

之知也確因隙自拔得達朱方及後侯景乞盟懼確及趙威方在外慮為後患啓求召確入城詔召確南中郎將廣州刺史確知此盟多貳城必淪沒欲先遣趙威方入確因南奔綸聞之逼確使入確猶不肯綸流涕謂曰汝欲反耶時臺使周石珍在坐確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而推其事可見今召我入未見益也石珍曰敕旨如此侯豈得辭確執意猶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卿為我斬之當齎首赴闕伯超揮刃眄曰我

識君耳刀豈識君確流涕而出遂入城

魏書島夷傳曰衍之永安侯確直閤將軍趙威方頗有勇略為景所憚景乃曰確與威方隔岸頻罵云天子自與汝和我終不置汝今不敢去若召二人入城吾當解圍衍遣使徵確等皆不從衍又為手書與諸軍云確若不入當治以軍法確等不得已乃入與此不同

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入啟時武帝方寢確曰

城已陷矣帝曰猶可一戰否對曰人心不可臣向親格戰勢不能禁自縋下城僅得至此帝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幸不累子孫乃使確為慰勞文謂曰爾速去謂汝父無以二宮為念及出見景景愛其膂力恒令在左右後從景仰見飛鳶羣賊爭射不中確射之應弦即落賊徒忿嫉咸勸除之先是綸遣與鐵唐法隆密導確確謂使者曰侯景輕佻一夫之力可致確不惜死欲手刃之卿還啟家王願勿以一子為念後與景獵

鍾山同逐禽引弓將射景弦斷不得發賊覺殺之時確族人駿字德欵父臨汝侯猷另見駿善草隸工文章晚更習武膂力絕人與確相類位尚書殿中郎起武將軍封南安侯臺城陷為賊任約所禮謀召鄱陽嗣王範襲約反為所害

蕭推字智進少清敏好屬文深為簡文所親賞普通六年以王子封南浦侯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大旱吳人號旱母侯景之亂守東府

梁書曰椎隨方抗拒頻擊挫之至夕東北樓主許㩁

華啓闗延賊

城陷椎握節死之

韋粲字長倩京兆桂陵人祖叡父放皆前見粲少有父

風好學仗氣身長八尺容觀甚偉初為雲麾晉安王綱

行參軍後為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州庾仲容吳郡張

率前輩才名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及王為皇太子粲

自記室再遷東宮領直又遷右率衛領直粲以舊恩任

寄綢密雖居職累徙常留宿衛頗擅權誕倨不為時輩所平右衛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綮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大同中帝嘗不豫一日暴劇皇太子以下並入侍疾内外咸云帝崩綮將率宮甲度臺徹有喜色問所由邪不見辨長悌以為大行幸前殿須長悌以後也帝後聞之怒曰常綮顧我死有司奏推之帝曰各為其主不足推

此事梁書無之不知南史本自何書獨不宜為忠臣

諱耶而況莫須有若梁武各為其主一語是何言與

此蕭氏同室操戈之見端也

故出為衡州刺史皇太子出餞新亭執綮手曰與卿不為久別久之帝復召還為散騎常侍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閱部下倍道赴援至豫章即就内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敕安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綮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阻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綮

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分麾下配第八弟助第九弟警為前軍粲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藩鎮江州去都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先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宜張軍聲勢移鎮湓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隨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以輕舸就路至南洲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即送糧仗給之幷散私金帛賞其戰

士先是安北鄱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
高與其世子嗣帥江西之衆赴都屯于張公洲待上流
諸軍至是之高遣舟度仲禮與粲合軍進屯新林王游
苑粲建議推仲禮為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
年位高恥居其下乃云柳節下已是州將何須我復鞭
板累日不决粲乃抗言於衆曰今同赴國難義在除賊
所推柳司州者政之久捍邊疆先為侯景所憚且士馬
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

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貴在將和若人心不
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齒豈應挾私以阻大計粲請
為諸君解釋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
梁書載粲言曰前諸將之議像州意所未同即令二
宮危逼滑𢁺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
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
之高泣曰吾荷國榮自應帥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効
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前謂衆議已定無俟老夫若

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綮營部分衆軍旦日將戰請將各有據守令綮頓青塘當石頭中路綮慮柵壘未立賊爭之頗以為憚謂仲禮曰下官才非禦武直欲以身徇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仲禮曰青塘立營迫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盡就迫之此事大非君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綮師所部水陸俱進時昏霧軍人失道比及青塘夜已

過半壘柵至曉未合景登禪靈寺望粲營未立便率銳
卒來攻軍敗
梁書曰軍副王長茂勸據柵待之粲不從命軍主鄭
逸逆擊之劉叔胤以水軍截其後叔胤畏懦不進逸
遂敗
賊乘勝入營左右高馮牽粲避賊粲不動猶叱子弟力
戰兵死略盡遂見害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
死親戚死者數百賊傳粲首闕下示城內簡文聞之流涕

謂御史中丞蕭愷曰社稷所寄惟韋公如何不幸先死詔
贈護軍將軍孝元平景追謚忠貞
陳昕字君章義興國山人父慶之别見昕七歲能騎射
十二隨父入洛遇疾還都詣鴻臚卿朱异异訪北間事
昕聚土畫地指麾分别异甚奇之慶之在懸瓠魏驍將
堯雄子寶樂時為敢勇求單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寶樂
雄即潰散後為臨川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歷陽敕召
昕還昕啟云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鹵必濟

乃拔昕為雲騎將軍代質未及下渚景已渡江為景所擒令收集部曲將用之昕誓不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昕因說桃棒令率所領歸降襲殺王偉宋子仙桃棒許之立盟射城中遣昕夜縋而入武帝大喜敕即受降簡文遲疑累日不決外事泄昕弗之知猶依期下景邀得之逼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裹甲隨之昕不從

梁書曰昕不肯為書期以必死

遂見害

張嵊字四山父稷别見稷初為剡令至嵊亭生之因名嵊字四山少敦孝行年三十餘猶斑衣受稷杖動至數百收淚歡然方雅有志操能清言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刃不聽音樂弟淮言氣不倫嵊垂泣訓誘起家秘書郎累遷鎮南湘東王繹長史尋陽太守王暇日玄言因為之筵得節赴謂嵊曰卿後當東入為郡恐不得終其天年嵊曰貴得其所耳時伏挺在坐曰君王可

畏人也還為太府卿吳興太守侯景圍建鄴遣弟伊率郡兵赴援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違難東歸嵊往見之謂曰賊臣憑陵社稷危恥乃人臣効命之日今欲收集兵刃保據貴鄉若天道不靈忠節莫展雖萬死無恨浚固勸嵊舉義時邵陵王綸東奔至錢唐聞之遣前舍人陸丘公板授嵊征東將軍嵊曰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嵊嵊斬其使仍遣軍破神茂侯景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助神

茂擊嵊嵊軍敗乃釋戎服坐於廳事賊臨以刃終不屈執送景景將舍之嵊曰死為幸乃殺之子弟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子一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録不就爾虜求恩皆死賊平孝元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貞弟䍗知名

沈浚字叔源吳興武康人祖憲別見浚少涉學有才幹仕梁歷山陰吳建康三縣並有能名太清二年累遷御史中丞時臺城為侯景所圍外援並至景表請和求解

圍還江北詔許之遣右衛將軍柳津對景盟歃景知城內疾疫稍無守備因緩去期城內知其背盟復舉烽鼓譟後數日景復進表請和簡文使浚往景所景曰即日向熱非復行時政欲立效求停君可爲申聞浚曰將軍此論意在得城下風所聞久已乏食城內雖困尚有兵糧朝廷恐和好爭貳已密敎外軍若臺城傾覆勿以二宮爲念當以死雪恥若不能決戰當深壁自守將軍十萬之衆將欲何資而反設此言欲脅朝廷耶景橫刀於

滕瞋目叱之浚正色責景曰河南王人臣舉兵向闕今朝廷已赦罪結盟口血未乾而復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使何用見脅吾死生有命寧畏逆臣刀鋸乎徑去不顧景歎曰是真司直也然密銜之已又勸張嵊立義後殺之

江子一字元亮濟陽考城人晉散騎常侍統七世孫父法成奉朝請子少一慷慨有大志家貧以孝聞苦侍養多闕因終身蔬食仕梁起家為王國侍郎奉朝請上書

言事為當軸所排乃拜表求入魏為刺客武帝異之又啟求觀書秘閣帝許之有敕直華林省其姑夫左衛將軍朱异權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軸湊异不為物議所歸欲引子一為助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為遂昌曲阿令皆著美績後為南津校尉弟子四歷尚書金部郎大同初遷右丞兄弟性並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極言得失帝甚善之詔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其令尚書詳擇施於時政左民郎沈炯少府丞顧璵嘗奏事不允

帝厲色呵責之子四乃趨前代烱等對對甚激切帝怒
呼縛之子四據地不受帝怒亦歇乃釋之猶坐免職及
侯景攻陷歷陽自橫江將渡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欲邀
之下流其副董桃生走子一乃退還南洲收餘衆步赴
建鄴見於文德殿帝怒之具以事對且曰臣以身許國
常恐不得其死今日之事何所復惜不死闕前終死闕
後耳及城被圍
梁書曰子一啟太子云賊圍未合猶可出盪若營柵

一固無所用武
開承明門出戰子一及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直殿主
帥子五並力戰直前
梁書曰子一身先士卒抽戈獨進群賊夾攻之從者
莫敢繼子四子五見事急相引赴賊
賊坐甲不起子一引矟撞之賊縱突騎衆並縮子一刺
其騎騎倒矟折賊解其肩時年六十二弟曰與兄俱出
何面獨旋乃免冑赴敵子四矟洞胷死子五傷脰還至

塹一慟而絶賊義子一之勇歸之面如生詔贈子一給事黄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孝元又追贈子一侍中謚曰義子四黄門侍郎謚曰毅子五中書侍郎謚曰烈子一續黄圖及班固九品幷辭賦文章數十篇行於世

祖皓范陽道人父暅之另見皓志節慷慨有文武才畧少傳家業善筭歴大同中為江都令後拜廣陵太守侯景陷臺城皓在城中將見害乃逃歸江西士民感其遺

惠每相蔽匿廣陵人來疑乃說皓曰逆豎滔天王室如燬正義夫發憤志士忘軀之日府君荷恩重世又不爲賊所容今逃竄草閒知者非一危亡之甚累棊非喻董紹先雖景心腹輕而無謀新克此州人情不附襲而殺之一壯士任耳今糺率義勇立可得三二百人意欲奉戴府君勦除兇逆遠近義徒自當投赴如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勲必天未悔禍百代之下猶爲梁室忠臣若何皓曰僕所願也死且甘心乃要勇士耿光等百餘人襲

殺景兗州刺史董紹先推前太子舍人蕭勔為刺史結
東魏為援馳檄遠近討景景大懼即日率侯子鑒等攻
之城陷皓被縛射矢遍体然後車裂以狥城中無少長
皆埋而射之
來嶷字德山㓜有奇節兼資文武既與皓義舉邵陵王
綸承制除步兵校尉泰郡太守封永寧縣侯及皓敗并
兄弟子姪遇害者十六人子法敏逃免仕陳為海陵令
柳敬禮河東解人父津另見敬禮少以勇烈聞粗無行

檢恒略賣人為百姓所苦故襄陽有柳四郎歌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風太守侯景度江敬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都與景頻戰甚著威名臺城陷與兄仲禮經略上流留敬禮為質以為護軍將軍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便可殺雖死無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理謀襲其城剋期將發建安侯蕭賁告之遂遇害臨死曰我兄

老婢也國敗家亡實余之責今日就死豈非天乎

霍儁不知何許人為廣寧令侯景圍臺城邵陵王綸率兵入援為賊兵所敗奔京口賊執綸直閤將軍胡子約與儁送城下逼令云綸已就擒儁獨大呼曰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語未卒賊以刀傷其口景義而釋之為臨賀王正德所殺

李膽東陽人侯景破臺城膽倡義起兵為賊所執送建康景先出之市中斷其手足刻析心腹破出肝腸膽正

色莊容言笑自若見其膽如升

元顥河南洛陽人魏之支屬也侯景破臺城欲收用北人先封元羅等諸元十餘人為王顥亦封桑乾王後以雲麾將軍與劉神茂等據東陽應孝元顥及别將李占下據建德江口景遣謝荅仁等攻破其柵擒顥占送建康景截二人手足以狥經日乃死是時與顥同歸正者王曄見景兵至先降劉歸義尹思合遁走神茂亦以孤危繼降被慘戮死獨顥無愧云

此三人皆梁忠臣也乃附侯景傳內去埋名幾何若顥以北國宗子作南朝忠臣尤為僅見故予特改列節義使後見天日云

樂雲南陽淯陽人廣州刺史藹之孫雲美容貌善舉止位江陵令孝元承制除光祿卿魏克江陵衆奔散呼子雲子雲終為鹵矣不如守以死節遂仆地卒于馬蹄之下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本兵家孝元居藩琳姊妹並

入後庭見韋琳由此末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爲將帥太清二年孝元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陷乃中江沉米輕舸還荆稍遷岳陽内史以軍功封建寧縣侯景遣將宋子仙據郢州琳攻克之擒子仙

梁書謂擒子仙者杜龕不知誰是

又隨王僧辯破景後拜湘州刺史琳果勁絶人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羣盜平景之勲與杜龕俱第一恃寵縱暴於建業王僧辯禁之不

可懼將爲亂啟請誅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徑上江陵陳謝將行謂納等曰吾若不反子將安之咸曰請以死報相泣而别及至帝以下吏而使廷尉卿黄羅漢太府卿張載宣喻琳軍陸納等及軍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繫黄羅漢殺張載載性刻爲帝所信荆州疾之如讎故納等因民之欲抽其腸繫馬足使繞而走腸盡氣絶又臠割被五刑而斬之孝元遣王僧辯討納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

紀兵下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啟申琳無罪請復本位求為奴婢孝元乃鎖琳送長沙時納出兵方戰

三國典略曰納造二艦衣以牛皮高十五丈一曰青龍一曰白虎選其驍勇者乘之以戰

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舉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即出

資治通鑑曰僧辯不許復送江陵帝欲召長沙兵恐

失陸納乃復遣琳許其入城
及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琳本位使拒武陵王
紀紀平授衡州刺史孝元性多忌以琳所部甚盛又得
衆心故出之嶺外又授都督廣州刺史其友人主書李
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畢命報恩今天
下未平遷琳嶺外如有不虞安得琳力度官正疑琳耳
琳分望有限可得與官爭為帝乎何不以琳為雍州刺
史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為國禦捍若有警急動靜

相知孰若遠棄嶺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將欲如何琳非願長坐荆南政以國計如此耳僧然其言而不敢啟遂率其衆鎮嶺南及為魏圍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詧為帝乃為孝元舉哀三軍縞素遣别將侯平率舟師攻後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為進趣計時長沙藩王蕭韶及上游諸將推琳主盟侯平雖不能渡江頻破後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翻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不克又師老兵疲不

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象又使獻款于魏求其妻子亦稱臣後梁陳武害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張平各乘一艦每將戰勝艦則有聲如野猪故琳戰艦千數以野猪爲名陳武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攻琳仍受梁禪安都歎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遂戰於沌口琳乘平肩輿執鉞麾之擒安都文育餘無所漏唯以周鐵虎一人背恩斬之鏁安都文育置琳所坐艦中令一閹豎監守

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為勤王之師矣溫太真何人哉南江渠帥熊曇郎周迪懷貳琳遣李孝欽樊猛與余孝頃同討之三將軍敗並為迪所囚安都文育等盡逃還建康

初魏克江陵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于齊請納莊為梁主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又遣中書舍人辛慤游詮之等齎璽書江表宣勞自琳以下皆有頒賜琳乃遣

兄子叔寶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奉莊纂梁祚於
郢州莊授琳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書監改封安成郡
公餘並依齊前命及陳文帝立琳乃輔莊次于濡須口
齊遣揚州道行臺慕容儼率衆臨江為其聲援陳遣安
州刺史吳明徹江中夜上將襲盆城琳遣巴陵太守任
忠大敗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兵因東下陳遣太尉侯瑱
司空侯安都等拒之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
之時西南風至急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

出蕪湖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為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瑱舟者皆反火其舟琳艦潰亂兵士投水死者十二三餘皆棄舟上岸為陳軍所殺殆盡初琳命左長史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同典兵侍衛莊及軍敗泌遂降陳仲威以莊投歷陽又送壽陽琳尋與莊同入齊齊孝昭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艦分遣招募淮南傖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珉之壻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左丞盧潛

率兵應赴不決景暉懼事泄挺身歸齊齊孝昭令琳往鎮壽陽其部下將帥悉聽從乃除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封會稽郡公兼給鐃吹琳水陸戒嚴將觀釁而動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琳在壽陽與盧潛不協尋被召還鄴齊武成置而不問以琳為特進侍中所居屋脊忽剥破出赤蛆數升汁落地化為血蠕動有龍出門外池中霧起晝晦會陳將吳明徹寇齊齊後主敕領軍將軍尉破胡等援秦州令琳共為經略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

牛斗分太白已高皆利為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勿輕鬬破胡不從及戰軍大敗單馬突圍僅免還至彭城齊令便赴壽陽并許召募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肥水灌城而齊將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閱三月城陷被執士民泣而從之明徹恐其為變殺於城東北時年四十八哭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號酹盡哀收其血懐之而去傳首建康懸於市琳故吏梁驃騎府倉曹

叅軍朱瑒致書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琳首曰竊以朝市遷貿時傳骨鯁之風歷運推移間表忠貞之迹故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梁故建寧公琳立功代邸効績中朝當離亂之辰揔藩伯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實追蹤往彥信踵武前修而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念終遺萇弘之青洎王業光啓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輕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禮感玆知己忘此捐軀至死

身沒九泉頭行萬里誠復馬革裹屍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靡卜良可愴焉瑒早造末僚預參下席是用霑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瑒雖屬賤竊亦有心琳經涖壽陽頗存遺愛曾游江右非無舊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修窀穸庶孤墳旣築飛銜土之鷰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已有

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康公告逝即肥川而建營域叔孫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刑憲陵嘉其志節又明徽亦數夢琳求首幷啓陳孝宣而許之仍與開府主簿劉韶慧等持其首還淮南權瘞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等乃間道北歸別議迎接尋有揚州人茅智勝等五人密送琳柩達鄴贈十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特進開府

錄尚書事謚忠武𦵏給輼輬車琳體閑雅立髮委地喜怒不形於色雖無學業而强記內敏軍府佐史千數皆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少為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雖本圖不遂齊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及敗為陳軍所執吳明徹由此異之故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歔欷流泣其誠信感物如此琳十七子長子敬在齊襲王爵

張彪不知何許人自云家本襄陽或云左衛將軍衡州

刺史蘭欽外弟少亡命居若邪山為盜頗有部曲梁臨
城公大連出牧東揚州彪率所領客焉為中兵參軍禮
遇甚厚及侯景將宋子仙攻下東揚州復為子仙所知
後去子仙還入若邪起義征子仙不捷仍走向剡趙伯
超兄子稜為侯景山陰令去職從彪後懷異心偽就彪
計請酒為盟引刀子披心出血自歃彪信之而取刀刺
血報之刀始至心稜便以手案之望入彪心刀斜傷得
不深稜重取刀刺彪頭面被傷頓絕稜謂已死因出外

告彪諸將言已殺訖欲與求富貴彪左右韓武入視彪已蘇細聲謂曰我尚活可與手於是武遂誅𤼵彪不死復奉表孝元孝元甚嘉之及侯景平王僧辯遇之甚厚引為爪牙與杜龕相似世謂之張杜貞陽侯淵明僭位為東陽州刺史幷給鼓吹室富於財晝夜樂聲不息剡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留長史謝岐居守會僧辯見害彪無因自展時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乃遣沈泰吳寶真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等反與岐迎陳文

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入陳文走出彪復城守沈泰說陳文曰彪部曲家口幷在香巖寺可往收取遂往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又叛彪彪復敗走不敢還城據城之西山樓子及暝得與弟崑崙妻楊氏俱去猶左右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唯常所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泰說陳文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幷圖其妻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劫來便嚙一人中喉即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

舉惡卿須我者但可取我首誓不生見陳蒨叔曰官不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楊呼為鄉里曰我不忍鄉里落佗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刃曾不辭憚彪不下刃便相隨下嶺到平處謂叔曰卿須我首我身不去也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別若見沈泰申進等為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死叔不能生得遂殺彪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黄蒼號呌彪屍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陳文教迎為家主

楊便改啼為笑請昭達殯彪喪既畢黃蒼又俯伏冢間
號呌不肯離楊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
苦日久請蹔過宅莊飾昭達許之楊入屋便以刀割髮
毀面哀哭慟絕誓不更行陳文聞之歎息不已許為尼
後陳武軍人求取之楊投井決命時寒比出之垂死積
火温燎乃蘇復起投於火彪起若邪興若邪終若邪及
妻犬皆為時所重異楊氏天水人散騎常侍瞰女有容
貌先為河東裴仁林妻因亂為彪所納彪友人吳中陸

山才嗟泰等翻背刋吳昌門為詩一絶曰田横感義士韓王報主臣若為留意氣持寄禹川人

愚按楊氏不死前夫乃死後夫其亦隋蘭陵公主之同事也哉

始興王陳伯茂字鬱之文帝第二子初武帝兄始興昭烈王道談仕梁為東宮直閤將軍侯景之亂援臺中流矢卒紹泰二年贈南兖州刺史封義興郡公謚昭烈武帝受禪重贈太傅改封始興郡王道談生文帝及宣帝

宣帝以梁承聖末還於長安至是武帝還以孝宣襲封始興嗣王奉昭烈王祀武帝崩文帝入纂帝位時孝宣在周未還文帝以本宗乏饗徙封孝宣為安成王封伯茂為始興王奉昭烈王祀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舊制諸王受封未加戎號者不置佐使於是尚書八座奏加伯茂寧遠將軍置佐使除揚州刺史伯茂性聰敏好學謙恭下士又以太子母弟帝深愛重之時軍人於冊徒盜發晉郗曇墓大獲晉又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

遺跡事覺其書并没縣官藏于秘府帝因伯茂好古多賜之由是大工草隷書甚得右軍法遷東揚州刺史鎮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時伯茂以同母弟在都劉師知矯紹出孝宣伯茂勸成之師知等遇害後孝宣恐伯茂扇動朝廷乃進號中衛將軍令入居禁中專與廢帝游處時内外之望咸歸孝宣伯茂深不平數肆惡言孝宣以其無能不以為意及建安人將裕與韓子高等有陰謀伯茂并密豫其事光大二年皇太后令黜廢帝

為臨海王其日又下令降伯茂為溫麻侯
陳書載太后令曰伯茂圖為禍亂煽動宮闈嗣君喪
道由此亂階是諸凶德咸作謀主讀此數語則伯茂
忠於廢帝可知
時六門外有別館為諸王冠婚之所名曰昏第命伯茂出
居之孝宣遣盜殞之車中年十八
到仲舉字德言無他藝業而立身耿正仕梁為長城令
政號康平陳文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舉獨

坐齋內聞城外有簫鼓聲俄帝至仲舉異之乃深自結
帝又嘗因飯夜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采照于室內
祗事益恭及侯景平帝為吳興太守以仲舉為郡丞與
潁川庾持俱為帝賓客帝嗣位授侍中參掌選事天嘉
三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丹楊尹參掌如故封建昌縣侯
仲舉既無學術朝章非其所長選舉引用皆出自表樞
性疎簡不干時務與朝士無所親狎但聚財酣飲而已帝
積年寢疾不親萬機尚書中書事皆使仲舉斷決天康

元年遷侍中尚書僕射帝疾甚入侍醫藥及崩孝宣受
遺為尚書令入輔仲舉與左丞王暹中書舍人劉師知
殷不佞以朝望有歸乃遣不佞宣旨遣相王還東府事
發師知下獄賜死暹不佞並付治乃以仲舉為貞毅將
軍金紫光祿大夫初仲舉子郁尚文帝妹信義長公主
官至中書侍郎出為宣城太守文帝配以士馬是年
遷南康內史以國哀未之任仲舉既廢居私宅與郁
皆不自安時韓子高在都人馬素盛郁每乘小輿蒙

婦人衣與子高謀子高軍主告其事相王收子高仲舉
及郁并於獄賜死郁諸男女以帝甥獲免
或曰到仲舉謀陳宣與楊愔謀齊孝昭何異乃愔獨
不列北史忠義何也曰彼納故主孝靜皇后者誰與
子高會稽山陰人家本微賤侯景之亂寓都下景平陳
文帝守吳興子高年十六為揔角容貌美麗狀似婦人
於淮渚附部伍寄載欲還鄉里文帝見而問曰能事我
乎子高許諾子高本名蠻子帝為改今名性恭謹恒執

備身刀及傳酒炙帝性急子高恒會意旨稍長習騎射
頗有膽決願為將帥及平杜龕配以士卒文帝甚愛之
未嘗離左右文帝嘗夢騎馬登山路危欲墮子高推捧
而升文帝討張彪沈泰等先降文帝據有州城周文育
鎮北郭香巖寺張彪自剡縣夜還襲城文帝倉卒自北
門出時已晦軍人擾亂惟子高在側文帝乃遣子高自
亂兵中往見文育反命酬答皆於闇中又往慰勞衆軍
文帝散兵稍集子高引入文育營因共立柵明日敗彪

彪奔松山浙東平文帝乃分麾下多配子高子高亦輕財禮士歸之者甚衆文帝嗣位除右軍將軍封文招縣子及王琳平子高所統益多將士依附之其有所論進帝皆任使焉

陳書曰子高隨侯安都征留異頓桃支嶺巖下時子高兵甲精鋭别列一營單馬入陣傷項之左一髻半落異平除假節貞毅將軍東陽太守

天嘉六年爲右衛將軍帝不豫入侍醫藥廢帝即位加散騎

常侍孝宣入輔子高兵權過重深不自安好參訪臺閣又求出為衡廣諸鎮光大元年八月前上虞令陸昉及子高軍主告其有異謀相王在尚書省因召文武在位議立皇太子子高預焉執送廷尉其夕與到仲舉同賜死時年三十父延慶及子弟幷宥之

岳陽王陳叔慎字子敬孝宣第十六子少聰敏十歲能屬文太建十四年立至德中為丹楊尹時後主尤愛文章叔慎與衡陽王伯信新蔡王叔齊等日夕陪侍賦詩恒被嗟

賞禎明元年出為湘州刺史加都督及隋師濟江清和公楊素兵下荆州遣將龐暉畧地至湘州州內將士尅日請降叔慎置酒會文武酒酣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坐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臣子乎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叔慎伏甲以待暉入伏兵發縛暉等以狥皆斬之叔慎招合士衆數日中兵至五千人

陳書曰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請赴難
未至
隋遣内陽公薛冑為湘州刺史聞曄死乃益請兵隋又
遣行軍摠管劉仁恩救之未至冑擒叔慎
陳書曰薛冑兵次鵞羊山叔慎遣正理及樊通等拒
之因合戰自旦至日晏隋軍迭息迭戰而正理兵少
不敵大敗生擒叔慎是時鄔居業率衆自武川來赴
出横橋江聞叔慎敗乃頓新康口隋摠管劉仁恩兵

亦至横橋據水置營相持信宿合戰居業又敗與叔慎及黨羽十餘人俱被擒皆斬之　愚按見理侃侃數言可貫金石但不知所殺黨羽十餘人正理在内否惜史不明言

秦王俊斬之漢口

陳書云時年十八　愚按始與王伯茂以忠於廢帝死亦年十八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

傅縡字宜事北地靈州人父彝梁臨沂令縡幼聰敏七

歲誦古詩賦至十餘萬言長好學能屬文太清末丁母憂在兵亂中居喪盡禮哀毀骨立士友稱之後依湘州刺史蕭循循頗好士廣集墳籍緯肆志尋閱因博通羣書王琳聞其名引為府記室琳敗隨琳將孫瑒還都時陳文帝使顏晃賜瑒雜物瑒託緯啓謝詞理周洽文無加點晃還言之帝召為撰史學士再遷驃騎安成王頊中記室撰史如故緯篤信佛教從興皇寺慧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

時有大心昺法師著無諍論詆之綽乃為明道論用
釋其難論備載陳書以文冗長不録
累遷太子庶子後主即位遷秘書監兼中書通事舍人
掌詔誥綽為文典麗性又敏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
未嘗起草沉思者亦無以加甚為後主所重然性木强
不持檢操負才使氣陵侮人物朝士多御之後主嘗怒
毛喜欲付文帝子鄱陽王伯山等聽其報仇賴綽諫止
見喜傳會施文慶沈客卿以佞見幸專制衡軸而綽益

踈文慶等因共譖之後主收縡下獄縡素剛於獄中上書曰夫人君者恭事上帝愛黔黎省嗜慾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百姓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兆庶流離轉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人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後主大怒頃之稍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否縡對曰臣心

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後主益怒令宦者李善慶窮其事賜死獄中有集十卷緈雖强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為當世所疾及死有惡蛇屈尾上靈牀當祭酹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

史糾曰死諫之臣宜加善辭復膺厚誣何以勸後且大鳥騰翩忽下楊公之壟巨蛇揮涕徧叩竇氏之櫬漢朝不為志怪陳史何故斥言延壽亦宜削去

章華字仲宗吳興人家本農夫至華獨好學與士君子

游處頗通經史善屬文侯景之亂游嶺南居羅浮山寺
專精習業歐陽頠為廣州刺史署為南海太守頠子紇
敗乃還都後主時除太市令非其所好乃辭以疾禎明
初上書極諫其大畧曰
陳書有云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
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亦
既勤矣
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艱難不知天命可畏溺

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游於姑蘇矣書奏後主大怒即日斬之

楊孝辨綏越郡公魯廣達隊主也

冊府元龜曰廣達友人

隋兵伐陳從廣達在軍中力戰陷陣其子亦隨孝辨揮刀殺隋兵十餘力竭父子俱死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一